

伊甸园的鹦鹉

Lost and Found



〔美〕卡罗琳·帕克丝特 著 张琰 译

十七岁的少女凯西深夜生下一个女婴，
母亲罗拉先前竟毫无觉察，
愧疚自责的罗拉为了调和母女之情，
带女儿进行免费的环球之旅，
参加“追梦者天堂”电视真人秀竞赛。
面对六对关系诡异、来历复杂的竞争组合，
100万美元优胜奖金究竟是通向生命转机的伊甸园，
还是通向让人性丧失殆尽的魔境？
在如影随形的摄像镜头背后，
始终陪伴的鹦鹉还看到了什么？

伊甸园的鹦鹉

Lost and Found

〔美〕卡罗琳·帕克丝特 著 张琰 译



南海出版公司

2008·海口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伊甸园的鹦鹉 / [美] 帕克丝特著; 张琰译. — 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07.12

ISBN 978-7-5442-3899-1

I. 伊… II. ①帕… ②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71298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07-126

LOST AND FOUND by Carolyn Parkhurst
Copyright © 2006 by Carolyn Parkhurst
Copyright licensed by Sterling Lord Literistic, Inc.
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All rights reserved

YIDIANYUAN DE YINGWU

伊甸园的鹦鹉

作 者	[美] 卡罗琳·帕克丝特
译 者	张 琰
丛书策划	新经典文化 (www.readinglife.com)
责任编辑	翟明明
特邀编辑	王 莹
装帧设计	新经典工作室·徐 蕊
内文制作	粘志同
出版发行	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(0898)66568511
社 址	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电子邮箱	nanhaicbs@yahoo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开 本	890 毫米×1280 毫米 1/32
印 张	9
字 数	180 千
版 次	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2-3899-1
定 价	25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以爱，献给我的妈妈

1 罗拉

比赛到第六阶段，我们已经累积了：一根滑雪杆、一颗水晶棋子、一张宣纸、一块三叶虫化石、一顶飞行帽和一只活生生的鹦鹉。

我们的背包已满。我把棋子放进一只袜子里，免得被撞裂。宣纸折起来放进一本旅游指南。帽子就戴在头上。

我把滑雪杆递给凯西。“准备好了吗？”我一边问，一边拎起鹦鹉笼子。

“我还有其他选择吗？”她说。摄像师布兰登咧嘴一笑，我知道他认为凯西这部分表现很棒。

“好吧，”我说，“那我们出发了。”

我们离开旅馆。通过过道时，布兰登倒着走，这样方便拍我们，音效跟在后面。进到电梯里，鹦鹉嘎嘎叫了起来。

“我们应该给这家伙取个名字。”我举起鸟笼对凯西说。

“叫‘鸡腿’怎么样？”布兰登在摄像机后头微笑。他就爱这样。

“‘弥尔顿’呢？”我提议，“这名字挺适合它，你们不觉得吗？”

“好啊，妈，”凯西眼睛盯着亮起的楼层数字，“随你的便。”

电梯门一打开就是大厅。我们走出去，看见其他六支队伍在那里。目前就只剩下我们七个队，在这个阶段，我简直没办法不讨厌他们。那两个从密尔瓦基来的中年空服员温蒂和朱丽安坐在一张沙发上，拿着一小片面包喂鹦鹉。旁边，是来自波士顿的卡尔和杰夫，

这对很逗趣的兄弟正在仔细研究一本旅游指南。贾斯丁和艾比正在祷告，有些人叫他们“硫磺队”（有时也叫他们“闭嘴队”），因为他们总是不停地说起上帝如何将他们从同性恋里解救出来，让他们走进基督教婚姻的关爱恩宠中。朱丽叶和达拉斯这两个童星出身的参赛队友，站在一面大镜子旁边（我相信绝非巧合），毫不掩饰地用恶意的眼光瞪着彼此。我们从前面经过时，年轻的百万富翁莱利和查特对凯西微笑（他们是发明家，也是一对怪人，有着聪明的脑袋，但对日常生活中的事情却不怎么灵光，大家都不知道他们来这里做什么，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钱），但是凯西转身走到温蒂身边坐下。温蒂跟她说了些话，她笑了，伸手摸摸鹦鹉头上的羽毛。

唯一剩下的位子在蓓西和杰森旁边，他们原本是高中时期的情侣，分开二十年，最近才又重逢。两人好像在吵架，虽然坐在一起，手臂都交叉抱在胸前，一副铁定不看对方的样子。我在蓓西旁边坐下，稳住大腿上弥尔顿的笼子。

“早，”蓓西身子一转，背对着杰森，跟我说，“你们的鹦鹉也吵得你们整晚没睡吗？”

“没有，我们用毛巾盖住它的笼子，它马上就睡了。”

“真幸运，”她说，“我们也试过，但是没用。我们的鹦鹉整晚发疯，我想它有毛病。”

“有毛病？不知比赛规则里有没有这一项条款。”

“是呀，也许他们会给我们换，不然我今天晚上要把它放在芭芭拉的房里。”

这番对话有两名摄像师在拍。

制作人之一的埃里走到我们中间，两手一拍。

“安静，各位。”他说，“芭芭拉来了。”

前门开了，节目主持人芭芭拉·福克斯在化妆师和更多摄像师的簇拥下走进来。她个子矮小，神情严肃，有一头金色短发，带着冷

冷的笑容。她几乎是我见过最不自然的人，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找到电视台的工作的。我们都无法接近她。

“早安，各位。”她说，对我们轮流露出僵硬的笑容。

“早安。”我们像学生一样回应，只是不那么一致。

工作人员这时已经让她站到一面很大的狮身人面像壁画前。拍摄开始。“我是芭芭拉·福克斯，”她说，“此刻我和参加‘追梦者天堂’剩下的七支队伍，一起在埃及南端城市阿斯旺一家饭店里，各位先生、各位女士，欢迎收看……”她在这里夸张地停了一下，怪异地把头微微一转，说：“追梦者天堂！”



在为节目试镜，几次与制作人面谈，以及提供背景资料的整个过程中，他们一再要我们“说说我们的故事”。我告诉他们的故事大致是这样：我几乎独力抚养凯西，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但是明年她就要离家读大学，我希望在她离家以前能有机会和她环游世界。

不过，凯西的说法就简洁得多，好像我们能说的就仅止于此，好像我们演出的是普通母女分分合合的戏，就像全世界最老掉牙的故事。

可是，还有些事我们并没有说出来：四个月前，在一个暖和无风的夜里，我醒来，发现凯西站在我床边。在黑暗中我看不太清楚，但一时间就好像她幼时一路走向我的那些夜晚，就像她生病或害怕时过来找我的时刻。不过当时我睡得很沉——我想这一点最好说一下——因此她花了好几分钟才把我叫醒。

“妈——”她说，“妈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我说，“现在几点了？”

“妈，你能到我房里来一下吗？”

“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吗？”

“你可不可以来我房间？”

“好。”我说着，下床，跟她到走廊，走向她去年才搬到阁楼的房间。我们踏上阶梯，我看到灯开着，床单被单全都凌乱不堪，然后我才发觉有一股奇怪的味道，是一种温热的汗水加上鲜血的味道。床上地板上到处是大毛巾，好像家里所有的大毛巾都堆到了这里，而且，大多数毛巾都是湿的，上面沾着暗色的东西。

“那是血？”我问。

“妈，你看，”她说，“床上。”

我看着那堆乱七八糟的床单毛巾，过了一分钟才看到它——是她，我该这么说。只见床中央躺着一个用黄色浴巾包着的婴儿。

“这是什么……”我不知道该怎么把话说下去，“凯西……”

“是个女孩。”凯西说。

“我不懂。”我说。我的心跳像是停了，婴儿看起来一动不动。“她还好吗？”

“我想是吧，”凯西说，“起先她醒着，后来就睡了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我说，我说不下去。我把包巾打开，婴儿光着身子，睡着了，身上沾着乳脂般的胎儿皮脂，肚子上伸出一条几寸长的脐带，蔓藤似的脐带，另一头用鞋带绑住。

我仔细端详，我这外孙女。好小。好小。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方法来形容她，要是你看到就知道了，那透明的眼皮、握成拳头的小小手指，还有两个弯曲的膝盖，就像她还没学会伸直一样。她两只脚因为泡在水里太久，皮都皱皱的。这时，你才发现自己几乎已忘了她会有多小。真的好小。

我把她抱起来。她身体动了动，睁开眼睛看着我。我心里一阵颤动，只知道，我爱她，就这样。我对女儿都还没有过这种颤动。我把她抱到胸前，把她包起来。

“我不知道要怎么跟你说。”凯西说。

“我不明白，”我又说，“这是你生的？”

“是，差不多半个钟头以前，我想。”

“可是你没有怀孕呀？”

她看了我一眼，“怀了，很明显。”她说。

“可你都没告诉我？整整九个月，你都没告诉我！孩子的爸爸是谁？丹恩？他知不知道？”

“我们可不可以以后再谈？”她说，“我想我也许该去医院。”她压低声音，目光垂下。“我在流血。”她的声音像个小女孩。

我希望我能说“可怜的孩子”，我也希望我会说，“我很难过，你独自经历了这一切”。但是我疲倦、错愕，我要生气了。结果，我说的却是：“是啊，生孩子都会这样。”口气相当冷淡。

凯西转过身，两手握拳说：“你用不着这么刻薄。”听得出她极力忍着不哭出来。“今天晚上我受了很多罪。疼，你知道吗？真的、真的好疼。”

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想让自己平静下来。“好吧，凯西，”我说，“对不起，只是这实在让人很震惊。”我伸手要去握她的手臂，她把我的手甩开。“你说得对，”我说，“我们应该去医院。”

我看着静静躺在我怀里的婴儿。“我们必须把她包好一点，”我说，“这条毛巾都湿了。”

“我猜是她尿湿的，”凯西说：“我没有尿布。我没想到婴儿这么快就会尿。”

“哦，她会。”我说，“我去拿些毯子吧。”

我小心地把婴儿放到床上，下楼到衣柜旁，整个脑袋钝钝的，里面好像塞满了泥巴。我想要好好明白这件事，记到我心里，再把记忆温习一次。我只想到，最近她都穿宽松的衣服，我还以为她发胖了。只是不想让她难过，就没问她。我又想到，她最近睡得多，

情绪起伏，但是这又怎样呢？对一个十七岁的女子来说，这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。

我打开衣柜，拿出一条被子。这是凯西出生时外婆送给我的。它原先是外婆结婚时，外婆的妈妈为她缝制的礼物。凯西小时候最喜欢这条被子，一直把它放在床上，直到进入青春期。

我一边拿，一边已经在想象，有一天我要对这个婴儿说的话。我会告诉她：你是在很特别的情形下出生的。我会告诉她：我们把包在一条比我们家房子还老的被子里。

我把被子拿进凯西房里，铺在床上。

“可是那是外曾祖母给我的被单，”她像个孩子，说话的声音提高了，“如果她又尿了怎么办？”

我把这个神奇的小小一团东西放在被子上，尽量把她包好。“尿了就尿了嘛。”我说。

“我们应不应该把这个带到医院去？”凯西问，拿起她书桌旁的垃圾桶。我看着桶里的东西，是胎盘，暗黑而光滑，像一块生猪肝。

“我想不需要。”我说，努力回想凯西出生前我看的那些书。“等一等，也许会需要。他们或许需要检查一下，以确定所有的东西都出来了……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那就带着吧。”她说。

婴儿这时放声哭了起来，是一种尖锐的小猫叫声。我们都低下头看她。“她可能饿了，”我说，“我想你是不是该给她喂奶了？”

“不！”她的声音冷酷而且坚定，又说，“我不！”在这时候，我想我才明白，我们要把她送走。



比赛的规则很简单，在每个单元，他们都会让我们飞到一个新

的城市，根据一连串提示前往异国（在镜头前也很美）的某个地点，直到我们解出到底要寻找什么东西。接着，每支队伍就出发找出这件物品，找全了，还要随身携带，直到游戏结束。这些物品通常不是很重，就是容易打破，再不就是很累赘，这样才能增加戏剧效果。不过，一旦把找到的物品弄丢或打破，就会被取消资格，而最晚找到规定物品送到终点的队伍，就得打包回家。

在每个单元结束时，芭芭拉都会采访被淘汰的队伍，提出这样的问题：“比赛失败了，但是你得到了什么？”我知道制作人要的答案是“我找到了我内心的力量”，或是“我发现友谊的真正意义”这种庸俗的答复，不过他们不见得都能得到。第一组被淘汰的是来自旧金山的姐弟组：玛瑞亚和布莱恩。布莱恩几乎一开始就出现怪异的行为，后来我们才发现，他有精神分裂症，吃了药就没事，但是他在比赛期间停止了服药——亏制作人事先还仔细作了背景调查，却不知道这件事。这对姐弟的比赛是在魁北克一座博物馆结束的。当时我们在寻找三叶虫，没想到布莱恩却因为一个正在展览的巨大恐龙骨骼激动起来，他拿起旁边一个垃圾桶里的垃圾就朝它扔过去，以致立刻被人强行带走。后来，芭芭拉在外面找到他们时，两个人就像孩子一样坐在地上，玛瑞亚把布莱恩搂在怀里，布莱恩则不高兴地前后晃动着身体。芭芭拉面向他们，以一种令人不得不佩服的决心问出了她的问题。布莱恩抬头，看着她，带着像雕像一样的忧愁面容说：“我发现你是一只没人要的狗。”一旁的玛瑞亚根本来不及把摄像机推开。我倒是很好奇，他们会怎么剪辑这句话？

我想我和凯西赢得这个比赛的机会不大，不过我也不在乎。私底下我最期望这样的时刻：我和凯西站在芭芭拉面前，她问我发现了什么，我和凯西望着彼此，露出微笑。我会伸出手，摸她的手臂或头发，她也很配合。我会转过身，面对芭芭拉和摄像机以及全世界的电视观众。我会说，我找到我的女儿了。我找到我的女儿了。

2 凯西

今天呢，我们在埃及。要不是和老妈在这里，又参加了一个该死的比赛节目，这其实倒是有些酷。只是一切都不像原本想象的，以为可以有时间在不同的国家探险，结果我们都只能急匆匆地赶路，玩一些白痴游戏。我们昨天晚上一到阿斯旺，老妈就说我们要直接到旅馆，所以我在埃及的所见所闻，总括起来应该就是一集阿拉伯语配音的电视连续剧《爱之船》。

这时候，芭芭拉说完她那些台词，正在发提示给大家。提示都放在用金色封蜡封起的白色信封里，我们同时打开信封，里面是一首小诗，用漂亮的字写着：

大王倾颓黄沙里，
另有三王在旁耸立。
规模巨大的纪念物就在里面，
葛福瑞·威尔即为其名。

各队立刻开始低声讨论，想要猜出这个提示可能的意义，又不能泄漏任何暗示给别人。

“我有个想法，”老妈轻轻说着，一边翻她的旅游指南，“我记得我看过这里讲到一间有四座雕像的神殿，其中一座雕像有些残缺。

我想想它叫什么名字。”

“葛福瑞·威尔听起来不像埃及名字。”我说。

“是不像。也许这和关键词有关。”比赛每一段的第一部分叫“关键词回合”。一旦到了要去的地方，你必须运用提示找出需要寻找的词，然后去芭芭拉那里。她站在一个看起来愚蠢不堪的隔音玻璃箱里，你告诉她答案，如果猜错了，就会被罚十分钟后再猜，这样其他队伍就有机会抢在你前面了。

莱利和查特（怪物发明家）去找旅馆值班经理商量。朱丽叶和达拉斯（电视宝宝）正在打电话。贾斯丁和艾比（怪胎）显然已经弄清了每件事，现在正往门口走去。而剩下的人，就全和我们一样翻着书。

“找到了。”老妈说。她身子凑过来，低声在我耳边说。我们身上都别有胸麦，工作人员都收听得到！“阿布辛贝神殿。”她指给我看一幅巨大山崖的图片，崖壁上刻了四个法老像，其中一个少了脑袋和胸，破损的部分就躺在它面前的沙地上。布兰登凑过来拍了旅游指南一下。

“一定是这里，你觉得呢？”她说。

“是呀，我想是的。”我拿起鹦鹉笼子，鹦鹉发出烦人的嘎嘎叫声。“好吧，”我说，“我们就动身吧。”

过去这四个月里，老妈说“我们必须谈谈这件事”，已经说了无数遍，恐怕连在睡梦中都一直在说。可是每次我们谈，她却又不知道要说什么，而我也不太想主动张口，所以她完全不知道我的情况。

我是在“绿石村”怀的孕。绿石村是那种白痴的“古老”地方，里面每个人都假装现在是十八世纪，做蜡烛对他们来说，几乎是全世界最有趣的事。我们历史选修课的田野考察去了那里，很有趣，高中以后，学校一般就不会有这种活动了。我们交出准假单，坐上校车，感觉像是又回到了小时候。到了那里，所有人都在耍宝捣蛋，

比方把头和手伸进家畜围栏中，或是想尽办法让在那里工作的人承认他们知道电视是什么。（“一个有会动的图片的箱子？不不，我不知道有这种罪恶的东西。”“是呀，知道啦，你们是货真价实的‘古人’啦！”）

拿了要填的讲义之后，老师就几乎放我们自由，让我们随处乱逛了。我、米亚以及几个朋友一起闲晃，我们两个的男友丹恩和瑞斯跟在后面。那时是九月，空气中有种干爽清脆的气味，我说了些事逗得米亚笑了起来，我无法将目光从她身上移开。天气有点凉，她脸颊粉红，一头深色头发被风吹散，在脸庞四周飞舞。在未来的生命时光，我只想让她那样笑着。

我们一路走着，不时会碰触到彼此的手臂，这种相触的感觉过了好几分钟，似乎也无法消退。

然后，瑞斯走到我们中间，伸手搂着米亚，她也把手绕过去贴住他的腰。

我看着她那只手，那安放在他腰际的修长手指，银色的指甲是我在巴士上帮她涂的，此刻在瑞斯外套的深色布料上像硬币一样闪闪发亮。我觉得好像有人在我身体里捏挤。

丹恩突然抓住我的手臂，把我往后拉开，离其他人有些距离。

“过来。”他说。

“去哪里？”

他向村子边绵延而去的树林一点头，“那里。”

“丹恩，”我说，“不行，万一被逮到怎么办？”

“不会。”

“要是老师看到我们去了那里，怎么办？”

“开什么玩笑？他们全都坐在巴士里，抽着烟，说自己原先的人生计划呢。”

我笑了。我喜欢丹恩，真的。我看着走在我们前面泥泞路上的

朋友，又看看穿灰色大外套的米亚，她的黑发在风中飞舞。她一边笑，一边对瑞斯说话。两个人手握着手。她甚至没注意到我走开了。

“好，可是我们必须快一点。”

“对不起，小姐，”他抬抬眉，故意用一种很有男子气概的声音说，“我的字典里可没有‘快’这个字。”

我们往回走进树林里，直到看不见那些屯垦区建筑，也听不到其他学生的声音为止。

“这里怎么样？”丹恩指着一片空地问。

“很好。”我说。

我们坐下，丹恩靠过来吻我。我可以感觉到土里的湿气渗进我的牛仔裤。

丹恩的嘴移到我脖子上，然后伸出舌头沿我的颈肩舔着。“我期望这么做已经期望了一整天。”他低声说。

“我也是。”我的口气听起来很假，不过他似乎没注意到。我一只手伸进他衬衫，抚摸他的胸口，然后往下伸进他的裤裆里。他已经蓄势待发了。

“我们躺下吧。”他说。

他把我的外套拉链拉开，手伸进衬衫，隔着胸罩搓揉我的乳头。我闭上眼睛，想到了米亚。我想象我们在她房里试穿衣服，想象她穿着一件合身的黑色连衣裙，领口开得很低，露出了乳沟。“我的胸罩露出来了，”她对我说，“你可不可以帮我解开？”

丹恩已经拉开我牛仔裤的拉链，手伸进我的内裤。“呀，”他说，“你今天还真想要啊！”

我想象把两只手伸进米亚连衣裙里，碰触她柔软的皮肤。我想象当我解开她胸罩的钩子，她突然一转身，我两只手刚好握住她两个光裸的乳房。

丹恩脱下他的裤子。我伸手拉出他的那根东西。

“等一等，”丹恩说着，把手伸进口袋，“不能忘记安全套。”他打开包装，戴上安全套，然后趴到我身上，把我压在潮湿的土地上。我两手放在米亚的胸前，我们的脸近得几乎碰到了一起。“吻我。”她说。

“吻我。”我对丹恩说。

他的嘴凑在我的嘴上，我把舌头伸进去。我和米亚亲吻，她任由衣衫滑落。“你真美。”她轻声说着，一边把我的衣服拉掉，我们赤裸着身体，立在房间地板上……丹恩离开我的身体，眼睛往下看。

“靠，”他说，“破了。”

我坐起来问：“破了？”

“是。”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惊恐。

我们盯着那个破套子，良久。

“怎么办？”我说。

“不知道。”

我们都安静不语。我低头看看自己，看自己成了什么样子：我穿着一件羽绒夹克，没穿裤子。我突然觉得很冷，又觉得荒唐不已。于是，我开始穿衣服。

“也许什么事都没有。”最后，我说。

他点点头，“也许吧。”

我试着回想上次月经是什么时候，我不太确定，“我想，现在根本还不是危险期呢。”

“好。”他说，但是听得出来他不太相信，“那就好。”

我们站起来，整理一下衣服，然后往村子走去。我可以闻到冷空气里杂着一股烟味，是从铁匠铺那里传来的。

“如果真的有什么事，”丹恩说，“我会在你旁边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我说。他握住我的手，我们走出树林，朝着低矮的建筑走去。



到神殿要坐四小时的汽车，车上没有冷气。每次我挪动身体，都要把自己从塑胶皮椅上“撕开”。然后我想，这座位上可能堆积了多少层干掉的汗渍。我热得好像病了，我想起晨呕，想起许多不愿去想的事情。在离开城市的路上，车经过的人、事、物，都是我们无法参与的：帆船在尼罗河上行驶，街上有人卖炸豆沙丸三明治，还有一个市集，许多人在那里购物……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有人在那里买东西。但我们不能去，只能和一群尖叫的鹦鹉坐在车里，实在有些扫兴。

然后我们就到了沙漠。这里荒无人烟，满眼黄沙，就和我们通常对沙漠的印象一样。照理说，在这里应该感觉挺酷的，不过很快就让人厌烦了。不时会有车子和我们错身而过，有一次我们还看到一个家伙骑着骆驼，不过大部分时间无景可看。目前有两队没和我们一起坐车，一队是艾比和贾斯丁，一队是卡尔和杰夫，大家都在谈论他们发生了什么事。

“也许他们要去别的神殿。”杰森说。

“或者我们都错了，根本不是神殿，”查特说，“也许有某些暗示我们没有看出。四个国王——也许应该去找一副纸牌。”我翻了一下白眼，因为戴着太阳镜，没有人看到。这两个家伙应该很鬼，他们发明了某种重要的手机技术，卖了好几亿，现在几乎每个人都在使用。可是，他们每次都会提出这种很糟糕的想法。

“小心，朋友，”莱利告诉查特，“我相信你想过头了。”

“也许他们合租一辆出租车了。”蓓西说。在场的每个人看起来都很紧张。比赛期间，我们只有一笔固定数额的钱，所以花钱要小心，但他们如果决定把钱挥霍在出租车上，就会很容易比我们早到。